

第五十二课 红度母灌顶、国师之尊与果姆朝圣

〔财旺诺布 45 岁（1742 壬戌水狗年）·成西藏国师后赴果姆朝圣 | 地点：拉萨→果姆下区〕

好，今天开始。前面课程已讲过财旺诺布一个很重要的事迹：向第七世观音尊者传授红度母的灌顶法门，也给颇罗鼐王、敏珠林的明久巴准空行母、久美仁钦南嘉大师等传授这些殊胜妙法，为他们遣除教法上与佛行事业上的障碍，可算成为了当时西藏的国师。

红度母的预言里也预言到这些情况：只要财旺诺布将红度母法门传给特定所授记的圣者，就能让障碍平息、让战争等危害削弱消减、让佛法流布。佛菩萨这些预言一定会成真，只不过在众生业力与各层面影响之下，有时显现出来的不会那么圆满。尤其财旺诺布虽有那么大的成就、也有那么多成就圣者对他的推崇，但嫉妒的人还是非常多。

当时西藏一些政府官员里，已有很多人暗自盘算要怎么背刺他；外在方面，天龙鬼神的扰乱及一些其他违缘也正在酝酿。所以红度母法门里预言的那些可转化、可产生的良好情况，没有百分之百具体发挥出来，但总之已算得到很不错的结果。继续往下说。四十五岁、藏历水狗年时，他启程前往果姆下区——很多西藏大地区分上、中、下领地，他去的是果姆下区。

那边还有一些圣迹，如尼加拉桑达与尼加拉曼洞，他去朝拜。今年也一样是圣地朝拜的大年，最近也遇到很多师兄弟及要前去朝拜的人，现在这时机点朝拜也非常好。

他发现所参访的圣迹含有文殊菩萨身语意的一种显现：当地圣迹上，山岩上自然浮现出宛如佛塔形状的岩壁，他认为这是文殊菩萨心意的所依；曼洞那地方的山峦地势，他认为文殊菩萨的身所依；当地一条河流的水声，像极了文殊菩萨与诸佛菩萨发出的种子字咒音，他认为是语所依。当然这大多是成就者们以清净心才能感知的，对我们世俗人来讲很难体会到这种境界。

一些修法仪轨里也提到，诸佛菩萨圣地的山，是诸佛菩萨庄严功德所加持，树声、水声都是佛菩萨的咒语声，所有光的显现也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力所现。有清净心、有福报的人就能感知这一切、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有很多这类说法。虽然我们感知不到，但去圣地朝圣时也要尽量发这样的清净心。

另外，我们修密乘道的人，所有仪轨在开头前都要先以净观修观想外境化为清净、一切声音化为清净、自己心意化为清净，在身口意皆清净的状态中修持仪轨，才能得到较好效果，这也很重要，也是为未来能看到境相、看到诸佛菩萨显现做准备。此外，像我们去过吉隆，吉隆那边不是有个莲师洞吗？

莲师洞旁边，上师也让我们看它山岩壁上有自然形成的佛塔形状，旁边很像转经轮或贝叶经堆叠的样子，也很特别。总之，他在这地方感知到文殊菩萨身语意所依的显现，自己非常满心欢喜，特别写了一篇圣地圣迹的记录，叫《历现金刚之歌·不变加持威光显要》。此后，他去到娘卡的卓欧塞隆、即光明州寺，那是一座竹巴噶举传承的寺院。

在那里，祂与当时的教主——被称为「一切智·事业马车」、第七世的领袖，即大家现在俗称的多竹千法王（如今应是第十二世，当时见到的是第七世）——两人非常欢喜地相会，相互敬献了许多甚深教法。祂也应多竹千法王之请，写了一部上师瑜伽法《升道甘露·甘露明点》。

这第七世多竹千法王，是竹巴噶举开山祖师的转世，也可说是竹巴噶举最重要的领袖，在他们的说法里被授记为观音菩萨与印度那洛巴大师合一的转世。第七世多竹千约十八世纪、大概 1718 到 1766 年左右的人，是十八世纪竹巴噶举最重要的三位领袖之一。

那时代宁玛派、竹巴噶举里最杰出、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第七世多竹千法王、大宝法王（噶玛巴）与大司徒仁波切，可说是那时代的三大德。第七世多竹千据说精通宁玛派的教法，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他不是竹巴噶举的吗？怎么会精通宁玛派教法呢？其实宁玛派的教法（尤其密法部分）是所有教派都公认推崇、毫无争议的，每个教派都认为非常殊胜、都会去修持研究。

第七世多竹千也很致力保存宁玛派的传承，他自己也博学多闻，有将近六百以上的开示与禅修指导，还创建了非常多寺庙。第七世多竹千法王算是历代多竹千最博学的一世，也是大家公认在修证与经教各方面都极为通达的一位班智达。他与财旺诺布也有非常深厚的情谊。虽然财旺诺布也以很尊重的方式礼遇多竹千法王，但法王是把祂当成自己的根本上师之一。

后面我们也会讲到，祂在世时去主持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大佛塔，但工程还没结束祂就圆寂了。财旺诺布圆寂前，把这佛塔的重责大任托付给了第七世多竹千法王。后来第七世多竹千法王当尼泊尔国王的顾问，于 1758 年将斯瓦扬布大佛塔全部圆满。

虽然这工程是祂发起的，但是在第七世多竹千法王与帕沃·卓朗噶瓦仁波切两人合作、再跟尼泊尔国王等政治领袖一起参与之下，最后一起完成。所以可知祂与第七世多竹千法王当时有非常深厚的师徒情缘，也得到祂的信任、委以重任。文章里也讲，祂与第七世多竹千法王之间相互进献殊胜教法，也相互向对方赐予财物供养，但又相互不接受，只接受圣物礼物、祈祷祝愿。

双方在修行的想法与行为上都非常近似，都不喜欢接受世俗财物供养——我供养你、你不接受，你反过来供养我、我也不接受，但若拿圣物、为对方祈求，才会欢喜接受，可说两人有点像知心好友。虽然第七世多竹千法王比祂小近二十岁，但从这些简短文字也看得到这两位大德相互欣赏、相互扶持。

后来在竹巴噶举的秋登寺，祂又给第七世多竹千法王传授了觉囊派的时轮金刚灌顶、新译派旧译派、以及净相的伏藏等诸多大大小小的灌顶，还有六支加行的引导，以及尼古玛的那洛六法等甚深教授。这里也看到，竹巴噶举本就专修那洛六法，他们请祂为他们传授，间接代表祂在那洛六法上的成就得到了竹巴噶举本身的承认，所以多竹千法王欢喜地接受祂传授的那洛六法教授。

而第七世多竹千仁波切，又将香巴噶举的祖师琼波南交瑜伽士在世时自己所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等圣物，供养给祂作为祈祷的献礼。虽然历史里后面没什么特别记录，但好像祂之后又把自己所得到的立姿度母佛像给了多竹千法王。

这立姿度母佛像的历史不很清楚，但样子特别：一般我们仁珍传承的立姿度母形象，如今大多是印度沙丽服装、或尼泊尔风格的形象，或像菩萨的宝身十三庄严的形象；但我们知道祂所亲见的立姿度母形象，是穿着拉达克少女服装的形象，而当时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物里，只有一尊是完全以拉达克衣服形象示现的，那一尊也是祂自己随身携带的宝物。

最后祂交给了多竹千法王，多竹千法王把它当成极重要的信物，很珍惜地保管、顶礼，也接受祂关于立姿度母的教法、将立姿度母教法作为自己非常重要的修法功课。此后，祂去到纽巴隆那地方，多竹千仁波切又向祂非常恳切地祈请。

于是祂之后写了几篇很重要的著作，比如时轮金刚的静修仪轨《心要明辨》，还有时轮金刚、金刚萨埵、黑鲁噶、大威德金刚的《空行母大三昧耶网坛城殊胜成就法》，以及部位金刚的日修瑜伽仪轨、日修成就法仪轨，

还有十三尊成就法《珍宝金刚火光遍照自然》等这些大仪轨与日常修法功课，又写了一篇时轮金刚历算法的前行次第论述，应该是要学祂的时轮历算需特别研究的著作之一，并且还对布顿·仁钦珠大师的著作做了一些补漏、补注。

这几本仪轨里，时轮金刚大家都知道，祂自己从觉囊派教主根桑旺波那边获得了所有完整的时轮法脉教授，也得到全部觉囊派的承认，一方面认为祂就是觉囊祖师的转世，二方面认为祂已完全达到觉囊派所认定的时轮金刚及一切果位的成就。祂做的时轮金刚静修仪轨《心要明辨》，就是给想修觉囊传规时轮金刚的信众以最简便方式修持的修行手册，是极精要的日常修持仪轨。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时轮金刚、金刚萨埵、黑鲁噶、部位金刚等这些无上瑜伽部大本尊合于一个坛城的合修成就法。这几个——时轮金刚、金刚萨埵、部位金刚、空行王（空行王是胜乐金刚的其中一个名称）——是新译派的五大无上瑜伽部本尊，把这五大本尊集成成一个仪轨的修法。

这仪轨也可算是祂弘扬利美思想的一种说法，是很特别的仪轨，但目前要修应该非常难；我看了一下内容，确实不适合现代人修，还需掌握很多基础才有办法修，但确实非常特别。此外还有部位金刚的日修仪轨、以及更精简版的日修瑜伽心要法门，祂给了多竹千法王——应该也是多竹千仁波切希望能把祂的这些教法纳入自己教派的日常功课中。

虽然如今我们较少能看到祂的这种修法，但据说在喜马拉雅山边境，还是有一些竹巴噶举的小寺庙依循过去祂所制定的仪轨在修持，虽然非常少。另外，布顿·仁钦珠大师本身也是时轮金刚很重要的一位大师，他所编著的时轮金刚解释著作，成为后来研究时轮金刚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可能因布顿大师年代较早、约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时他的一些著作有缺漏、有些地方有错字，所以祂又将其著作重新做了诠释定正，缺的地方也全部补回来。另外，祂传的十三尊成就法是格鲁派的十三尊大威德修法。

祂在格鲁派部分也有非常高的成就与地位，只是这里着墨较少，因为祂更注重莲师远传的教法，所以在莲师远传及觉囊派法门方面留下的著作较多、修持较多、这方面弟子也较多；格鲁派部分也不是没有，今天后面也会稍微提到祂传授格鲁派教法的部分。总之，祂在多竹千法王请求下写下了这一系列著作。后来多竹千法王也以一篇词句非常优美的诗歌供养祂，作为答谢。

此后，财旺诺布四十六岁、藏历水猪年时，又去到过去松赞干布为镇压西藏地脉魔女所建的镇压寺庙之一——一座名叫布尔屈丁的佛堂。佛堂中供有一尊极具加持力的十一面观音像，祂便在这尊像前，依据上师意集的坛城举办了一场广大法会。当时一位周日成就者也刚好在此处，所以祂也邀请他上法座、与祂一同举行法会。

此后，祂在当地向所有信众传授了上师意集的大灌顶，包含整个上师意集十八函的内容，圆满向大众传授。此后，祂又去往一处名叫「狮子卧」的神山圣地，据说也是莲师修行的一处洞穴，在那地方暂时驻留。在这山洞前方对面，刚好有一块地，那地区叫「五龙」、即五种龙王，是过去大成就者尤莫巴丹增诺布兄弟诞生的地方。

祂在这地方驻留时，过去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的格格鲁巴大成就者，以及幻化成母狗形象的金刚空行母父母双尊，忽然示现在前，并在岩石表面留下他们的足迹。祂对这景象产生非常崇敬的信心，当下唱了一篇赞颂文。此后祂向前去勘察时，也确切发现那足迹真正深印在石头当中。祂发现这足印，并跟现场信众讲述了这奇妙的经历，大家都生起稀有难得之心。

以前我们去圣地朝圣时，也说过后面可以的话要讲这个格格鲁巴大师的足印、若能找出来是很好的，不过当时没有时间，希望以后有时间。此后，祂又前往「梵天王之子」的河岸——一处名叫河达的河岸，那边刚好是藏地以风水看类似莲花堆聚的风水宝地，在南方的位置。那地方也叫「九头合圆」，是过去有名的成就者大师等历代转世所安置法座的所在地。

祂在当地驻锡了一段时间，又再度举行了上师意集的大法会。可以看出祂很重视上师意集的修法，上师密集与上师意集都非常重视。像我们如今金刚桥修到后面，大家也都有上师瑜伽，上师瑜伽的外上师与内上师，修的都是上师意集、上师密集。这时，祂又写了《吉祥时轮金刚世界安立善说·简明清净普贤光明论》，以及《龙萨空行心髓支分长寿成就金刚节修诵仪轨》。

这《时轮金刚世界安立善说》，主要以祂自己重新诠释来说，因为祂本身是时轮金刚宗师、也是历算大师的双重身份，所以祂以各方面圆满的知识与博学能力，重新诠释、阐述什么叫外时轮——即时轮金刚所阐述的宇宙论：这世界、器世间如何形成，

须弥山、四大洲的方位配置，日月运行、星曜历算等根本原理，以及它们如何与密续中气脉明点的修法（即内时轮）相互对应，是一篇精辟的解释论著。《龙萨空行心髓》，主要是噶陀祖师龙萨宁波大师自己极重要的空行部法门，叫龙萨空行。

除了祂二十来岁时到噶陀寺、向当时龙萨宁波大师的亲儿子孙丹德振得过这法脉传承之外，另一方面，贝玛德庆林巴大师的密慧佛母，也与龙萨空行可说是同一本尊——但贝玛德庆林巴大师的密慧佛母更独特、有更多自己的特色、有更广大的论著，还是跟龙萨空行有些区分，但本尊算是同一类型没错。

祂便依据龙萨空行心髓所写下关于长寿成就的一个支分修法，用来祈求长寿、遣除死亡。做了这些著作之后，又应众多持教圣者及求法大众之请，再次传授香巴噶举的尼古玛六法教授，又将自己在第七世多竹千法王那边所写的上师瑜伽法升道引导仪轨，以及玛吉尼加探玛的引导教授法门，这些新译派、旧译派的灌顶教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众人。（先停十分钟。）我们回来。

祂向大众传授了尼古玛六法引导、上师瑜伽法升道引导及玛吉尼加探玛的引导教授等。之后，到祂四十七岁。四十七岁这一年有几件特别著名的事：一是到格鲁派寺庙向大众传播格鲁派教法；二是去雍巴隆圣地建造度母大佛堂；三是在那一年写了一篇关于汉藏之争的文章。这三件是很重要、很经典的大事。四十七岁、藏历木鼠年，祂还是住锡在琼巴龙那地方。

当时有个格鲁派僧团德莫扎仓，派遣使者前来祈请，迎请祂到他们寺院来。祂到他们那边后，依他们的状况与请求，向他们传授了宗喀巴大师的一系列大威德金刚大灌顶、药师佛仪轨，还有一个观音上师相应法《观世慈爱引导》传承的法门，以及格鲁派有名的菩提道次第文殊口授教诫，也向大众传授了菩萨戒。

这宗喀巴大师的大威德十三尊成就法，虽然是祂自己依照过去的仪轨重新集结编著的，但大威德金刚大家都知道是格鲁派非常重视弘扬的、格鲁派三大本尊之一。格鲁派非常崇尚的就是大威德金刚、密集金刚与胜乐金刚这三大本尊。

密集金刚是宗喀巴大师一生专修、最重要的法门；胜乐金刚及由此延伸的那洛空行法门，格鲁派也非常重视；另外，热译师的大威德金刚法，是格鲁派自己认为能与宁玛派、噶举派这些咒势相媲美的最威猛的最忿怒法门。

宗喀巴大师自己提倡的共有六种无上瑜伽本尊，如不动金刚、密集金刚、鲁伊巴大师传规的胜乐金刚、十三尊大威德、独勇大威德（独勇大威德没有佛母、一面二臂裸身），还有格鲁派自己的胜乐金刚传规、以及大轮金刚手的传规。但这些法门也不是格鲁派凭空造出、或自己在印度翻译的，当然也是从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过去的高僧大德那边承接过来的。

所以实际上，很多教派在经论鉴定方面有各自特色，但在密法传承上看，大家往上追溯其实都是相呼应的。像祂所传的大威德十三尊，「十三尊」是由大威德主尊与他的十二个眷

属所构成的完整坛城修法。当初这法门是印度大持明瑟拉丽达金刚在乌仗那国得空行母授记而取得的，后来他把这法门传给了大威德金刚的西藏祖师、即热译师·多杰嘉措。

相传约十世纪，纳兰陀寺的学者瑟拉丽达金刚梦见文殊菩萨给的指示后，到乌仗那国求大威德金刚坛城法门，在那里遇见一位智慧空行母，将这法传授给他。这智慧空行母是谁呢？就是密慧佛母、我们仁珍传承的密慧佛母。

这我们已讲过很多次：密慧佛母不是那种飘渺、看不到摸不着的佛菩萨样子，她实际上就跟莲师一样，是一个真的无始成就的女性大菩萨，她的故事就像女版的莲师一样，也在莲花海中诞生，在乌昌那（巴基斯坦乌昌那）国地方修持密法、弘扬度化众生。历代各传承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是去印度或乌仗那国向密慧佛母求法而传下法门的。

像格鲁派的大威德金刚法祖师、这位热译师·多杰嘉措，他的上师拉成达·努吉金刚，就是去见到密慧佛母、传下这法的：当时密慧佛母在他面前示现了很多梵文的法本，让他挑要哪些、挑到的就传给他，他当时挑中了大威德金刚法门，密慧佛母便传下这法。所以往上追溯，也追溯到密慧佛母。

噶举派惹琼巴大师与密勒日巴大师那个牛角的故事，也是跟密慧佛母有关的：惹琼巴大师也是到印度去，后来见了智慧空行母、得到所有空行心要全集的法门，这智慧空行母也是密慧佛母。很多成就者都是跟密慧佛母求法、再传下来的，所以各教派许多密续传承往上追溯，都会追溯到莲师或密慧佛母。

而密慧佛母的法门里最圆满、最广大的修持法，就在我们仁珍传承里，就是贝玛德庆林巴大师的伏藏法。虽然龙萨空行的法门也很广大，其他教派也有他们的特色，但最详尽、最广泛、最圆满的密慧佛空行，还是贝玛德庆林巴大师传给衲的这个法脉，是最殊胜的。总之，后来热译师带回来的大威德金刚法，一开始萨迦派、噶举派都有人修持。

热译师虽然格鲁派现在认为他属于格鲁派自己的密续大成就者，但从过去历史考察看，他在世时也没说自己属哪个派系，甚至更偏向宁玛派，因为他自己的家族本就专门修普巴金刚成就法、是旧译宁玛派的信众，他家族过去祖先、长辈里也有很多专门修宁玛派普巴金刚的成就者。他自己传记里也提到，他小时候修的是莲师的普巴金刚法门。

所以按这些历史蛛丝马迹看，热译师应该是宁玛派的、不是格鲁派的。他后来回西藏传播大威德金刚法门时，也不是自己建立一个教派来传，他的弟子里萨迦派、噶举派、很多教派的都有，都成为他弟子、接受他的大威德金刚法门。

所以大威德金刚法门不是格鲁派独有的修法或传承，主要是后来宗喀巴大师时期把它正式立为格鲁派的主修本尊，并为大威德金刚法门做了一部编著仪轨，告诫后学要把它作为密法核心来修持，后来的格鲁派大师也为这法门做了很多注释与修持。

虽然热译师传记里提到他第一次跟普巴金刚成就者斗法斗输了、第二次平手、第三次差一点赢还是平手，但这本身有点扭曲事实——藏文原版里应该是只平手一次、输给普巴金刚

两次。这个之前索达吉堪布也写过文章批评，有些翻译热译师传记的把事实扭曲的部分也是有的。不管怎样，大威德金刚法门也非常殊胜。

还有后面所谓的兜率百尊上师瑜伽法，是格鲁派非常著名的一个上师相应法、上师瑜伽祈请文。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宗喀巴大师对他其中一位根本上师仁达瓦——一位萨迦派大成就者、大概十四世纪的上师——有非常深切的信心，所以他把文殊菩萨开示的一个偈颂做了一点增添，拿来作为赞颂供养仁达瓦大师。仁达瓦大师读完宗喀巴大师所写的偈颂后，将它退回去。怎么说呢？

偈颂里虽称赞仁达瓦大师有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金刚手菩萨的威力，但仁达瓦大师很谦虚地把里面的一些名称改成了宗喀巴大师的名字，再退还给宗喀巴大师，跟他讲：你这供养的心我接受、很好，但这偈颂不太适合我，你的能力才学，才适合、才有资格拥有这赞颂偈颂。有这样一个故事。

后来这偈颂就成了格鲁派非常重要的仪轨、即兜率百尊上师瑜伽法中最核心的祈请文，凡是格鲁派一定会修的兜率百尊上师瑜伽法，中间要反复累积数量、殷切祈祷念诵的核心祈请文，就是当初宗喀巴大师供养仁达瓦大师的这个祈请文，后来变成修宗喀巴大师上师相应法最重要的祈请文。念诵祈请文，也跟念诵本尊咒语一样，最主要是心态上要能殷切至诚地祈祷，这很重要。

所以作为一个密乘弟子，每天的修法功课里能增加自己上师的祈请文是比较好的。像誓章活佛，他跟热贡的弟子们一起向上师祈请，后来上师写下了自己的上师瑜伽法《三根本总集无垢藏要祈请文》——「无垢藏要」是上师的一个秘密法名。这祈请文若大家在修法中能添进去念诵，对自己的修行各方面也非常好。

从这边也看得出他对这法门也很重视，所以他也向大众传授了这上师瑜伽法祈请文。后面，他还传授了菩提道次第的文殊教授，即《菩提道次第·文殊教授》。

这著作其实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可算是格鲁派研究菩提道次第一定要参考的十八大解释之一，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第三世达赖喇嘛的《菩提道次第练经》、第一世班禅大师《菩提道次第简易道》、第二世班禅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迅速道》等同等地位，也是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系统下重要的解释论著之一。

还有很重要的几种教授论著里，第五种便是《尼嘉花当嘉隆》——为何这么叫？因为里面教授的形式，有点类似文殊菩萨亲自对修行者开示的口吻，可让实修者边看文章边实修，是格鲁派修习菩提道次第流传非常广大的一部论著。

从他所传的《默慈马特隆》与《尼嘉花当嘉隆》也可知道，他在德莫扎仓传授格鲁派教法时为何特别传这两个：一个是信心加持的核心，一个是闻思修次第的核心，两个合起来刚好构成格鲁派做实修体系的两大重要论点。所以这边也看得出他对格鲁派教法的成就与理解也非常高深。

后面提到：早些年，在琼巴龙河畔一个名叫「镇」的地方，有一个对佛教很有信心、也非常有钱的藏族女子叫珠姆嘉宗。她人到中年时，突然被桑耶寺的大护法白哈尔王降神附体。附体后，白哈尔王下了什么指示呢？他要求这有钱的女信众，把自己名下所有土地全部供养给祂，并请周日大成就者以及当时的卓秋能转世活佛（竹巴噶举秋当世的转世活佛）两位作为见证。

这女信众自己也很相信这预言，她自己觉得一生已过得富足、日子也好、没有什么牵挂舍不得的，也希望晚年、后半生能为佛教、为自己的信仰做贡献，所以有这情形发生她反而很欢喜，有可能她自己在修法中刻意祈求过、希望能有这样的事去承办。护法才跟她指示：你想让这样的愿望满足，就要把你的财产、土地供养白哈尔王，那护法一定会让你所有愿望、所有想要的事都能承办。

一方面这也是护法与信众对这位女施主的信任——知道她得到所有财产财物，都会毫无保留地拿来上供下施、利益众生、护持佛教，把世俗财产化为无尽的功德事业，所以这样的供养交付给财旺诺布是最妥当、最能让大家放心的，护法自己都认可。传记里也提到，当时连琼巴龙一带许多威猛的土地神、当地一个叫「猛力地基主」的地神，也现身一同祈请财旺诺布能接受这样的供养。

所以祂便按大家的心意，接受了这些土地财富的供养。否则按财旺诺布一生的行为，祂不会接受这种供养——虽然有些财物祂会接受，但那种是能随时拿去进献给别的寺庙的；像不动产这部分祂大多不太会接受，这种田地财旺诺布可能到时也是交给谁、让给谁。

本来祂不太喜欢接受这方面供养，但因有护法神白哈尔王的指示、加上女信众的发愿、几位活佛的见证、当地地基主现身的共同祈愿等种种殊胜缘起聚合，财旺诺布才破例接受了这样的供养。后来在琼巴龙这一带有一处圣地，据说被称赞与莲师的其中一处圣地 Zabrlung 相媲美。

祂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教法弘扬、为了让所有众生获得真实安乐，发心兴建了一尊等身的无上度母印画像——即一个跟人一样大小的度母，并盖了一座专门供养度母的佛堂，最后举行了广大的开光加持仪式。传记提到，开启仪式后，外内密三重无量的善妙瑞相都显现出来。

这佛堂现在应该没有了，但希望以后能找到遗迹，因为财旺诺布自己亲自设计兴建的佛堂寺庙非常稀少，大部分都是接受别人现有的寺庙、或帮别人复兴破败的寺庙，自己特意兴建佛堂寺庙的较少。所以这对我们仁珍传承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建筑，只是这部分目前除了祂自己的传记外，别处没再发现这度母佛堂的历史记录，还需再花时间研究。

从水猪年开始，财旺诺布在这佛堂建立了实修的僧团，特别讲的是专门以实修为主的信众团体，有常驻修行人二十八位以上，每年委任一位金刚阿闍黎主持修法，从六月一直到隔年四月，举行身语意三门合一的仪轨修法，每天要念诵的咒语近万遍，还要诵莲师心咒、六

字大明咒、金刚萨埵百字明与心咒等，后来累计数亿遍，由此建立起从未间断、恒常相续的广大善业。

再来是第三件重要的事：祂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西藏王统史的文简《一明心境》，一部是关于汉地和尚（禅宗）的剑盾之争、即汉藏之争的历史研究。这西藏王统史，虽然过去有许多著作，但财旺诺布依据许多古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加上自己考古与研究心得，重新编著了一个新版的历代藏王世系传承。

里面没有很多神话或啰嗦词语，每一个都非常精简、把重点标注出来，如今若要研究西藏藏王世系传承，这会是极重要的参考资料。不过我看很多研究藏王世系历史的汉文研究里，较少参考祂写的这部，但实际上财旺诺布写的非常好，尤其对每一位藏王大概在哪个朝代、背景如何、与其他国家朝代大致属于怎样的时期，都有很详细的比对，写得非常好。

要做这方面研究，以祂的著作为核心应该没有比这更殊胜的。除西藏王统史外，祂之后又接续写了阿里贡塘王朝的历史、阿里拉达克王朝的历史等好几篇。

如今要研究喜马拉雅山流域这几个古代已遗失的王朝的历史，没办法不去看祂写的这几部著作，这算是最重要的著作了，其他所有研究论文目前没看到不依据财旺诺布的贡塘王朝世系与拉达克王朝世系的，非常特别，也凸显出祂作为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的殊胜之处。

后面要讲的是，祂写了一部汉藏之争的历史研究著作，这非常有意义，不管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对历史研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虽然现在知道这篇的人很少，但内容若以后作为研究，非常重要。很多人知道，过去唐朝时期禅宗的摩诃衍大师进入藏地，后来和印度来的莲花戒大师有过辩论，最后辩论输了、退出藏地，这中间的辩论也有一些争议。

不管怎样，这争议是怎么回事呢？西藏历史里当然提到摩诃衍大师是确切落败、在辩论上占下风、说理也比不过别人、输得很彻底而离开的。但敦煌文献里发掘的、摩诃衍大师自己汉族弟子所写的记录里，就非常疯狂地批评当时的西藏人，说他们暗算摩诃衍大师、又粗鲁地对待、不礼貌，还说摩诃衍大师明明快赢了、结果他们用很多卑鄙手法让摩诃衍大师落败之类。

但实际上，这只能说是摩诃衍大师自己弟子对自家人的袒护。因为摩诃衍大师与莲花戒大师辩论的内容有很清楚、双方都没有争议的记录，你来我往每句问答都抄写在文字上，从这些文字记录看，摩诃衍大师确实实在理上没赢过别人、被斗输了，这没错。至于双方是不是背后有小动作，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也有可能双方都做了些不好的事。

藏族这边的历史里也提到摩诃衍大师的汉族弟子很粗鲁、学得也不很好、输了也不甘愿、要引起一些斗争、背地里讲闲话等，批评了他的弟子；摩诃衍大师弟子也批评西藏喇嘛及其信众，互相批评，这些东西就流传了一千年。后来在西藏历史、或西藏一些教派里，对摩诃衍大师的禅宗论述大多用批评、歧视的态度。

以前我们念佛学院时，大家都会开玩笑讽刺说「我们汉族喇嘛是和尚宗过来的、带有邪见的」。这到现在看，还是很多藏传佛教佛学院保持这样的想法。但财旺诺布可算是唯一帮禅宗、帮汉传佛教讲话的人。

当然他的讲话也不是完全偏袒禅宗，而是用很扎实的历史研究来叙述：第一，他介绍汉传佛教禅宗的历史源流，详尽讲述它依据印度佛教传承祖师一直传到达摩大师，再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六祖，到七祖的摩诃衍大师，说禅宗的教法是清净无染的、是佛陀的传承，所以大家不应批评。

第二，他说从对空性、对果位证悟境界的描述来看，禅宗所讲的境界与藏传佛教是一致的、大家对空性的认知是一致的；当然如何实修、修持的次第，大家有各自的见解，但既然最终的果位与见地是正确的，那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只是大家各自的特色。所以他文中要求，希望藏传佛教也不要因过去这段历史而刻意批评、讽刺禅宗。

文章最后，他主要提到：他在当地见到很多学者对禅宗教派的义理有很多疑惑、甚至怀疑它不是清净佛法、有很多辩论，财旺诺布对此很感叹，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解答，便用自己所知的历史与理解写了这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目前一方面看得出他对汉传佛教历史也非常精深、非常了解，应该是我所见过藏传佛教学者中，对汉传佛教传承历史写得最正确的，没有任何偏颇杜撰，每一部分都依据很正确的历史考古写下，写得非常殊胜。里面还提到很多辨别汉传禅宗见地与大圆满、大手印见地之间的问题，不过这我们就不讲了，以后大家看得懂的可以自己看。

从这地方也看得出，他对各教派的分歧，希望能走向利美思想、走向宗派融合的愿望。再来到四十八岁、藏历木牛年时。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宁静巴龙地区。这时，第八世大师仁波切丹贝尼许来到宁静巴地区与他见面。

他将师临巴部大威德金刚的灌顶、觉囊派的时轮金刚灌顶、六字他空中观等各种觉囊派教法，特别是大圆满立断、顿超的甚深引导，都毫无保留地授予了大师仁波切，大师仁波切也成为他的重要心子之一。

后面他提到，他自己前世曾是桑杰林巴大师上师意集教法的一位持有者、一位名叫马德的成就者的转世，此后又陆续转世到别处，但都一直转世回宁静巴地区、成为当地的修行人与成就者、利益当地众生，有这样的前世因缘与记忆，所以他对宁静巴一带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以前他还在多康地区、在噶陀教主索南德赞座下时，索南德赞也曾跟他说：你未来会转世在一个像宁静巴地区一样的地方，成为一个护持光明金刚心髓教法的大成就者。他自己也说过，从小内心对宁静巴地区就有非常深切的思恋，常一想到就想「若我能在那地方有多好」，所以这样看起来，他上辈子应该是在宁静巴地区修持的一位老瑜伽士。

后来，宁静巴一带的中央政府有财政官员通古克南加、康桑仲的助手官员达兰多巴车王彭措，还有欧隆德巴、成利亨特恩、巴迪瓦、车王欢巴拉、车王丘吉尔等许多当地领袖官

员，大家都非常仰慕祂，到财旺诺布座下供养祈请、成为祂的弟子，祂也依每个人的心愿与根器赐予各种甘露教法。

到四十九岁、火虎年，这一年，祂终于离开宁静巴龙，又回到卫藏地区，到了下吉查的曼里地区。那边过去出过非常多因明学大师的一座寺庙，就是桑浦寺、桑浦内乌托——过去是因明学的重镇，大概十一世纪左右的著名寺庙。祂在这寺庙，向寺里供奉的一尊卓降马、即「斗争得胜母」（二十一度母里的一尊）的佛像前，广行供养。

这也很有趣，他们供养这卓降马，所以这寺庙辩论时什么都赢过别人、成为因明辩论的重要寺庙；是不是这原因不知道，但也是个很特别的因缘。这期间，祂又撰写了莲师传承的法门《科隆德丘扬明多罗解脱》，以及胜乐轮文殊金刚实修仪轨《智慧胜施》、以及《胜乐轮文殊金刚不坏成就坛城大乐明点》相关仪轨。

此后，祂去往多龙大用吧的拉丘那地方，在那里亲见了莲花生大士的忿怒像、整个「都聚」的显现——莲师自己化现出忿怒金刚的身像，显现在面财旺诺布前。祂便为这缘起写下了忿怒莲师的日修仪轨《如意摩尼宝》。此后，祂又去到叉斗那地方，那边有干朵拉钦部的一座寺庙，在那里见到了第十三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并给祂传法。

当时噶举派另一位大成就者宝尔仁波切也在现场，所以第十三世大宝法王与宝尔仁波切两人祈请财旺诺布传法，祂便为两位法王撰写了噶玛噶举传规的大黑天修法仪轨、以及各种护法的修供仪轨等。

这是噶玛噶举自己特有体系的玛哈嘎拉修法，大家都知道，就是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在境相中所见的、头与身体等比例大的一个玛哈嘎——头非常大、一面二臂、穿着大黑袍、拿着弯刀与头盖骨——后来成为噶玛噶举派专修的玛哈嘎拉。这样子有点像戳大玛哈嘎拉的瘟疫化现，因为瘟疫化现拿的也是弯刀与颅骨，只是比例不一样、衣服稍微不一样。

还有噶玛噶举的大黑袍玛哈嘎是光着脚、没穿鞋，戳大玛哈嘎拉的瘟疫化现则穿着鞋，有些细微差别。此后，祂又去到吾日北方，那边有加瓦罗里巴大师过去的住席之地，祂在那里将罗里巴大师的舍利塔做了修复重建。最后，祂暂时住到十二丹玛之一的白雪佛母住席的山峦，在那地方写下《断法摄要金刚迅速道歌》，以及白度母的日修仪轨等著作。

大概这几年期间，祂也四处不断传法，向好几个教派的领袖传授各种殊胜妙法。这时也看得出，祂对觉囊派的教法非常重视，所以给这些领袖们很多都是传授时轮金刚法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